

軍校一別四十年

(本文插圖刊30頁)

李右車

萬里跋涉投入熔爐

民國三十年的春天，正是對日抗戰的中期，各方都在艱苦中奮鬥不懈，美國名作家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偕新婚妻子來我國訪問，他以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中國，當然處處不滿意，認為我國沒有值得恭維的地方，他太太更是深悔此行，抱怨不已。美國駐華大使一再向他安慰說：「中國人只要願意幹，什麼事都會幹得好。」他立即嗤之以鼻，毫不相信。直到他看了「成都軍校」以後，覺得耳目一新，改變了他固執的偏見。「成都軍校」是由南京遷來的「軍校本校」，全銜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，簡稱：中央軍校或黃埔軍校，抗戰勝利後，軍隊國家化，改為陸軍軍官學校，然在國內軍政兩界，黃埔系仍一脈相傳，被人尊重如故。抗戰期間，各戰場大量傷亡，為應部隊之補充需要，本校下設九個分校，由洛陽的一分校，到新疆的九分校，另有寶雞的砲輜聯合分校，以及裝甲兵學校、輜重兵學校。

本期畢業同學，連各分校在內，共約七千三百餘人，即外人所稱之「天子門生」。

軍校本部位於成都城內北校場的左後半部，下分皇城壩(簡稱皇城)、西校場、南校場、北校場四個督練區，每區設少將督練官一，政治部主任一，督練區下設大隊，大隊再分中隊。西

校場為騎、砲、工、輜等特種兵督練區，其他，是通五隊及戰車隊在北教場、步一、二大隊及通信大隊在南校場，皇城督練區。

各分校的校舍，多因陋就簡，有的是利用庵、觀、寺、廟加以擴充；有的是將廟宇扒倒，利用其磚瓦木材，在荒地上重新搭建營舍，在西北乾燥地區，乾脆就住窯洞。例如七分校，當地民謠就說：「七分校，瞎胡鬧，白天出操，晚上扒廟。」七分校在分校管中還是首屈一指的呢；設備完善，學員生最多，每期畢業都有幾千人，名頭幾乎蓋過本校。西北至新疆、甘肅、寧夏、青海，北止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江蘇各省之地方團隊、游擊部隊及戰區之國軍部隊，其中、下級幹部，大部份都是七分校畢業的學員。七分校與戰幹第四團，擋住了有志抗日青年流往延安的通路，厥功甚偉。七分校主任是由第一期畢業的老大哥胡宗南上將兼任，校部設在終南山麓的王曲，各學員生總隊的營區圍繞在王曲附近，曰「黃埔村」，都是土打牆、草蓋頂的茅屋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，住在就土崗駁坎挖成的窯洞裏，床舖是在地面舖以乾草，上敷灰軍毯，每人一條灰棉被，永不洗換。棉被用久了棉花堆擠成團，好在西北土質堅硬，氣候乾燥，不潮濕，窯洞高亢清爽，冬暖夏涼，既經濟，又可防日寇飛機之轟炸。平劇裏「王寶劍苦守寒窑一十八年

」，住的就是這種窯洞。想想看，我在大陸上那個老太婆，已經守了四十年了；比王寶劍還多了二十二年。在西安城裏的富商鉅宦，抗戰期間也都置有窯洞別墅在郊區，只是內部設備較我們學生住的豪華而已。

學校的主食分米、麵兩種，依各分校駐地之不同而互異。拿七分校來說，是屬於麵食地區，所以每餐一個大黑麵饅頭(含有麩皮之麵粉做的饅頭，現在美其名曰營養土司)，每個饅頭規定一斤重，但是扣除特務長與伙夫的揩油偷減，大概有十二兩就不錯了；按其時的飯量，每餐要吃兩個才够，曾有同學一餐吃三個的紀錄。飯後腹內總是空蕩蕩的，整天在半飢餓狀態中。關於下飯的菜，那更是不堪回憶，反正是什麼便宜吃什麼，不外是蘿蔔啦，萹菁之類的，半小瓦盆，清湯寡水的漂浮著幾滴油花，其實根本不用菜，一個饅頭不喝水也能吃得完，那點菜每個同學也就是挾個三兩筷子就完了。桌長在每一碗裏分倒一點菜湯，其作用不是為了下飯，僅在於補充每天所消耗的鹽份，營養價值就談不上了。這是分校當中較有設備，而頗具規模的，其他各分校的情形，自是等而下之，可想而知矣。

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以後，各分校除七分校、九分校、裝校、輜校仍留原地改為督訓處訓練至畢業結束外；其餘各分校經過重新考試淘汰

紛紛結束，合併至本校受訓。筆者原係二分校十九期，併入本校後改為二十一期，由湖南武崗長途行軍，徒步至四川成都，跋涉三千里，歷時四十五天。全身披掛鋼盔、背包、乾糧袋、步槍、擲彈筒、子彈一百二十發、手榴彈兩顆，共約五十斤。真正惱火的是機槍手，一挺輕機槍槍角四出，扛在肩上，怎麼放也不對，並且越扛越重。同學們為勝利的喜氣，與併入本校的歡欣所鼓舞，沖淡了旅途的勞頓，某同學素有文學修養，隨口賦詩一首誌慶，詩如左：

「投筆偕往軍校行，敵愾同仇賦遠征，千里關山雙足健，兩肩風月一身輕。」

男兒自應圖麟閣，諸君何事注新亭，蕩寇寇禪太平日，依然還我舊書生。」

同學們無不壯志凌霄，豪氣干雲，雖然辛苦倍嘗，但是心情愉快，一路上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不在話下。到了成都本校，第一次分到皇城督練區，幾個月之後又改分配到北校場督練區，迨二十期畢業後，始進駐其所遺之南校場，以迄畢業。

皇城是蜀漢、南唐、後漢諸朝帝王居住的地方，今天竟成了我們這些毛頭小伙子的寢、教室和操場。到成都已是仲春季節，四川地處萬山叢中，氣候較湖南暖和，沿途江水澄澈，游魚可數，遠山含笑，百鳥爭鳴，老百姓雖是個頭矮一點，小姐倒都是甜蜜蜜的。有人說：「四川的小姐像四川產的地瓜，不中看，中吃（四川地瓜皮薄、一汪水、嫩、甜、脆兼而有之，比梨還好吃。）」值星官把我們帶到皇城大操場，解散十分鐘

，大家上一號去舒散一下，抽兩口菸。十分鐘後在原地集合，或連橫隊，不准走動，將衣服脫光，只留一條短內褲，再將舊衣物疊好，放在各自腳邊地上。然後就原隊形，向前跨五步，原地坐下。馬上來了十個理髮兵，稀里呼拉，快如洗菓，不到一個小時，全隊統統頭髮理光。值星官又一聲令下，全體將內褲脫掉，每個人都成了光屁股，特務長和軍需上士及時發給每人：新襯衣兩套、外衣（操作服）兩套、外出服一套，黑布襪兩雙、草鞋、銅面盆、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肥皂等日用品。遂將短褲折放與舊衣物一起，光溜溜的抱起新領衣物，由值星官帶隊，奔向浴室。浴室是一幢高大的木架房屋，浴池裏面熱氣蒸騰、水霧瀰漫；值星官規定二十分鐘洗完集合。要先在池外沖洗乾淨，才能到池內泡熱水。大家一陣猛搓猛洗，連頭帶腳，大事清潔，在浴池內泡了兩分鐘，立刻擦乾，穿上新衣、鞋襪，外面哨音已在頻頻催「請」，跑出門外，被涼風一吹，頓時頭腳輕鬆，身心舒暢。隊伍回到原地，以前的舊衣物均已取走，公物多半丟棄，私人財物則蒸氣殺菌，由各人認領，放入儲藏室。緊跟着重新編隊，五官端正、身材魁梧的編為一、四、七班，作排面，藉壯觀瞻，次級的編為二、六、九班，三級品編到隊伍的中間三、五、八班。隊伍編好，介紹長官，由各區隊長帶開，講解訓話。然後帶入寢室，分配床位。

除生孩子樣樣都會

學校的寢、教室都是木架瓦頂簷條牆壁，不

過簷條裏外糊泥巴，再刷以白石灰。入目整潔，唯不可衝撞。寢室是統艙大屋，呈橫長方形，左前端是隊長、副隊長、指導員、三位區隊長、區隊副的小房間。大統艙部份，擺了六行三排雙層木架床，每區隊一排，每班一個段落，第一、三區隊靠近前後窗，空氣流通，光線良好，室內織塵不染，雅悄無聲。床鋪長約兩公尺，寬一公尺，木樁上墊以稀疏簾條床板，上面鋪以白布套草墊子，上面一條灰軍毯，再上面一條白床單，上面堆著白布套棉被一條、白布套枕頭一個、皮製背包一個、美國軍毯一條、雨衣一件（雨衣可穿亦可搭帳篷用）、德製鋼盔一頂（後改換發美製）、綁腿、針線包。值星官集全全體，講解整理內務之道與規定，以及生活上的細節。講的太多，記也記不完，我天性懶散馬虎，率性不去記它。反正每區隊總有個把細心的老兵油子，這些事情他們在行，看他們怎樣做，跟着做就行了。

解散後，大家爭先互換衣服，原因是上邊發下來的衣服大小不合身，有的矮子領到大衣服，穿起來像道袍，大塊頭領到小衣服又捉襟見肘，必須同學間自行互相調換。實在換不到而又相差太遠的，才請特務長到校本部倉庫去換，要不然就要靠自己抽空修修剪剪了。最麻煩的是要將散腳褲外出服，改成馬褲。有俏皮的同學，還將軍服上身做的曲線玲瓏，改出腰身來，無怪乎區隊長說：「軍人是萬能的，除了不會生孩子外，其他什麼都要會。」這時針線包發揮了最高的功效。寢室內燈明瓦亮，同學們緊張倥傯。四十多天都是住宿廟宇學校，或荒村野店，夜裏點的都

是桐油燈碗。桐油烟濃，燃久則鼻孔內盡是黑灰，如今驟見電燈，亮如白晝，心情自是開朗。

一天辛勞，別人尚在忙碌，我則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躺在床上就不想動，在上舖上，背向燈光，心裏有一種踏實的感覺，未容多想，先行睡去。少頃，熄燈號響，有的人還不甘心，無可奈何的只好就寢。爲了迎接明天未來的戰鬥，我翻了個身，繼續酣然大睡。

三件謀案隱藏危機

第二天早晨四點鐘不到，就有那沉不住氣的起床了，黑暗中摸摸搞搞，一個人一和弄，影響大家，於是紛紛起床，着裝整理內務，完成昨夜未了之事。迨起床號音一響，立即打開電燈，自己先行檢查一遍，再將內務稍加整理，這才跑到操場去，鐵槓、木馬無不搶練，一天的緊張生活於焉開始。

軍校教育是養成教育，在將一個普通老百姓，加以訓練成一個標準的現代化軍官。其中可分生活及思想教育、士兵教育、軍官教育三部分。首先在堅定三民主義之信仰，然後才能統一意志，產生力量。中共對我們的鬥爭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打入我們革命策源地，長期潛伏，乃其重要手段之一；進而呼叫國民黨退出軍校。在我們這期同學中，竟破獲了三件共謀案，其未被發覺者，諒亦大有人在。所以今後各位執政賢達，應週密防範，勿再中其詭計，重蹈大陸時期覆轍。

學校的伙食，主食是米，一日三餐，早餐稀飯三小碗，外加花生米若干。我們這期入伍於民

國三十二年，已是抗戰末期，全國民窮財盡，艱苦倍於往昔，軍人主食都是陳年倉底霉米，另辟雜着穀子、稗子、沙石等等的，所謂「八寶飯」。吃的時候，由值星官發口令開動，到起立，規定十分鐘，三口兩口就完了，因之得盲腸炎的同學很多。開飯時官長單開一桌，四菜一湯，有葷有素。學生六人一桌，飯桌小凳均係磚砌，每桌一小木桶飯，一小銅盆菜，每餐每人可以分到三小碗。一小銅盆菜，也是菜少湯水多，伙伙煮菜頗有技巧，是將湯菜煮好後，再倒上兩勺已煉好的清油，菜表面浮著一層油花，與下面清湯涇渭分明。

伙食委員才有口福

星期日放假外出，多數同學不返校吃飯，我們幾個窮無接濟的淪陷區同學得其所哉，一桌平常六個人的飯菜，兩個人能吃的清潔溜溜。伙食委員由同學中選出，每月改選一次，當選的好處是伙伙必須實帳，可以伺機飽餐，採買和監廚，每天由同學輪流擔任。好處是可以理直氣壯的不參加操課，可以外出，可以在廚房吃飯，可以弄包紙菸錢啦什麼的。當然，人的品格有高下，情形也就不一；有的大官子弟，或家住成都附近的就不會在這上邊打算盤，多是趁機回家看看，或探望親友。如果手面大方，而耗財買險的，反能貼錢出來，使伙伙辦好一點。

買菜都是伙伙領着，到他熟識的菜攤上，賣菜的老遠就打招呼，他們之間可能有某種默契，也不必講價，便宜的菜隨他給。在成都最受人尊

敬的不是官長，而是伙伙。有一則笑話說某隊的特務長，由准尉升了少尉，同學要他請客，旁邊的老百姓說：「升了啥子官啵？升了伙伙，要請客。」彼時的伙伙都是由川軍的軍官訓練班幹到現在，日常賣餛飩，賣鍋巴，揩油拿回扣，每月收入養家活口，綽綽有餘。

某次筆者輪到採買，我將菜金三分之二給了伙伙，帶他到菜園，給菜農一點小錢，就在菜園裏將菜農丟棄的菜椰、菜葉撿了幾籬筐，剩下的錢買了十來斤肥豬肉，回去清理一煮，同學們吃的皆大歡喜。

學校每年只能吃三次肉，一次是校慶加菜，一次是中秋節加菜，一次是陰曆年加菜，偶有校長蔣公、部長來，也特別加一次菜。一聽說加菜，大家格外振奮，統統將銅臉盆用細土擦拭乾淨，送到廚房去裝菜。每桌六菜一湯，主菜是紅燒肉，米飯也和平常不同，吃飯時間暫解除了十分鐘限制，使大家吃的輕鬆愉快，身心開朗，通體舒泰。

但是腹內久無油水，突然一次肥豬大肉，頗難適應，不易消化，夜間跑廁所者不絕於途；某次加菜後，全督練區集合，竟有同學廁在褲子裏。入伍三個月下來，每人的臉都呈三角形，學生慘，教官更慘。老教官們拖家帶眷，收入有限，難求溫飽。有一位老教官因腹內無食，當場暈倒在講臺上，以後伙食委員就其特別困難之教官，於下課後，暗送一包鍋巴給他帶回家去，至今思之，猶難過不已。這種情形，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，始見好轉。好日子也不過半年左右，以後又

吃不飽了，幸而已升入軍官教育，學科增多，術科減少，勉強湊合，拖到畢業。

拳脚交加汗流如雨

學校教育之首要，在於儀態與內務整理，這兩點我認爲都很好，一生受惠匪淺。迄今形將就木之年仍能注意挺胸抬頭，一改過去讀文學校時之弓腰駝背、搖頭擺尾、東張西望諸弊端，皆拜軍校教育之功。本校學生之儀態，每一校場稍有不同，各有其獨立風格，同學間概能識別出來，不迫由我介紹。早晨整理內務時間爲五分鐘，草墊軍毯包以白床單，要平整捏出八條直線，縱橫四條，立四條。棉被疊成方塊，直線數與上同，均如刀切豆腐，不容絲毫歪斜，背包雨衣亦捏出直線，置於棉被前面，鋼盔塗點茶油擦亮置背包上。寢室經常消毒，被套床單與衣服隨時洗換，所以寢室內雖宿人衆多，却有一種清新之感。被檢查內務不合格者，均遭受處罰。

軍校教育沒有寒暑假，缺少康樂活動，星期日早餐後，各隊都由值星官率領到春熙路去，看一場免費電影。平常晚間或有自辦之同樂晚會，多是由有才藝的同學出來表演，不外京戲、地方戲曲、唱歌、口琴、口技、拉琵琶（某延安地區來的同學，未見過小提琴，謂拉琵琶）等等的，久亦乏味。星期日看完電影回校，立即卸裝，檢查槍枝，測驗器械操。有時大隊長作內務總檢查，平常是隊長自行檢查，凡檢查測驗不合格者，即不得外出。

每日操課最惱火的，爲全副武裝跑步，第一

次全大隊圍着大操場跑了一個小時，跑的人要死要活。其次是基本教練，大太陽底下，曬的鋼盔滾燙，一區隊長，區隊長一目了然，誰稍微鬆懈一下即被看出，馬上就是一拳或一脚，真是汗流如雨，苦不堪言。

馬通靈性折辱外賓

馬術教練開始也是要命的事情，不准用鞍韉，一匹光馬，僅套一條繩在馬脖子上，乘馬不注意時，突然跳上馬背，在操場轉圈跑，摔下來再跳上去。練到騎光馬摔不下來，再改練馬快跑。當中跳下立刻上去，要能做到五十個跳下、上，即可以到野外快跑了。初練時，兩條大腿內側都皮破血出，走路爲艱，晚間就寢，必須同學互相幫忙，將腿抬上床去。

我們這期的教練馬，是馬鴻達由青海運來，送關教育長雨東（關麟徵）將軍的，筆者得到一匹無人要的，此馬較高大，青灰色，後左膀有一圓形白毛，跑起來時常四顧，因以「回頭望月」名之；人一接近即踢咬交加，甚不馴服。我爲之洗刺拍打，夜間爲之加料，逐漸相熟，人、馬之間建立了感情，騎起來非常輕快。適有美國顧問三人來學校指點，均騎兵專家，見「回頭望月」而好之，彼欲一顯身手，索往試騎，孰料一上馬即被摔下，如此數回，幾被踢咬負傷；我急將馬牽回，美顧問頗失面子，不歡而散。此後馬術教練，已成樂趣，鞍韉鮮明，作長程飛馳，去灌縣、去天廼鎮，意氣飛揚，心曠神怡，不啻縱騎郊遊。

至於汽車駕駛教練，拿現在的眼光來看，簡直是笑話。抗戰時期，一滴汽油一滴血，汽車燃料都是用酒精代替，教練車都是早應報廢的老爺車，要時常敲敲打打，開一段時間就需檢修，普通流傳著的改唐詩說：「一去二三里，拋錨四五回，熄火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。」就是確切的寫照。不過回程路上，在天廼鎮有一家小店，麻婆豆腐做得好吃，大冷的天，吃一盤麻婆豆腐，渾身微微見汗，可具舒筋活血之效。麻婆豆腐之要領在於麻、辣、嫩、燙。我吃四川飯館，先點一個麻婆豆腐，以鑑定其手藝。他如學校之砲兵教練，亦係驢馬拖拉之浦福式山砲，戰場已與學校教育脫節，無怪三十八年往西昌撤退時，未能有效的發揮黃埔精神，眞眞可悲。

捕捉戰機如擒騷婦
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，萬教育長武樵（耀煌），調湖北省主席，關麟徵教育長來校。晨操時關麟徵騎乘紅馬，時常至各督練區巡視，見我們所作之滿江紅體操，不表贊成；原來萬耀煌曾命國術教官編了一套體操與滿江紅歌曲配合，邊唱邊打，類似今日之韻律操。次日關麟徵集合全校師生講話說：「這是花法（陝西方言，騙人的意思）呀！對敵人不管用，馬上停止，要練劈刺、打拳、摔跤。」

由南校場或西校場去北校場校本部，要經過長順中街，到底，右轉一條橫街，是黃埔路，黃埔路中段左轉，就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門，兩邊二十四小時站著全付武裝衛兵。進去約二十公

尺，是二校門，又有衛兵，再進去是黃埔燈塔。過了黃埔燈塔是一片五六萬坪的大操場，大操場的正後方是司令臺。黃埔燈塔上原有陳誠的署名，關麟徵來後，親自將其剷掉，另在司令臺上校長蔣公的對聯後邊，加了一副對聯：「不進步就是落伍；要努力才有前途。」關麟徵差不多每週都召集全校師生講授戰術戰略。魯登道夫、克勞賽維茲、漢尼拔等不離口。亦樂道其作戰經驗，如打林彪、長沙大捷、湘北大敗胡俊六諸戰績。

並傳授他發明之蜈蚣陣行軍法、三合陣地、反斜面陣地、梅花陣地、子母堡之運用法、剪口袋戰術等等。惜當時年少無知，領會不多。畢業後所遇長官，如關麟徵者已不再有。有的滿口亂吹軍事理論，聽見槍聲就意亂情迷，心智喪失，即所謂「靶場英雄」、「室內上將」；有的頗具實戰經驗，但係營團長材料，一指揮大兵團就統漏百出，只能拼老命，碰運氣；有的固步自封，傲慢偏執，不向敵人學習，以老戰法對新敵人，致百萬大軍，潰於一夕。名將難求，古今同慨。而關麟徵數十年征蹄遍全國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專以少勝多，以弱制強，敵人望風披靡，聞名喪膽，洵與古之名將，不遑多讓。

關麟徵戰法，擅於捕捉戰機，製造戰機，利用戰機，曰：「戰機如風騷之婦，如不及時掌握，即為他人所有。」講求「穩、忍、狠」三字要領，靈活運用，則無往不利。關麟徵嚴肅軍紀，不姑息，不講情面。體操石總教官係與校長蔣公同隊同學，無人不敬讓三分，某次違紀，被關麟徵罰站一小時。第二十一期步一、二大隊舉行畢

業典禮湯恩伯訓話時，隊尾有少數同學扭動、小聲講話，關麟徵在司令臺上發現，立予糾正說：「學生娃子，就不能槍斃呀？把那幾個講話的找出來，開除。」照以往情形，學生行將畢業離校，隊職官較為放鬆，此類小事，多半馬虎算了，未有如關麟徵之嚴厲到底者。結果這幾位學長還是上報告，寫悔過書，受到降期處分。

再世關羽憤懣填膺

關麟徵見各隊環境單調，為了調劑學生身心，乃命整理環境，操課之暇，各隊紛紛動員，其間未免有競賽性質，於是走火入魔，想盡辦法寬求花樹，在本隊週圍加以美化。西校場與南校場之後牆外為百花潭，百花潭內有一小島，島上係一大別墅，乃川軍軍頭鄧錫侯之私產；別墅自然花木扶疏，同學遂於深夜人靜之際，游上百花潭，將奇花異草搬來自用，隊上官長亦未詳查來處。星期一全校紀念週時，關麟徵訓話說：「我教你們整理環境，你們這些學生娃子，把人家的花也偷來咧，樹也偷來咧，整理環境馬上停止，由隊上官長負責，把偷人家的東西還人家。」同學們再派代表，隨指導員去見鄧錫侯請罪，鄧錫侯是學校校務委員，自然不好意思將花樹要回去；可是從此各隊環境美化一新。關麟徵書法脫胎于右任體，草書遒勁流暢，往來者不乏人。某隊王姓區隊長，因事績應獎賞，關麟徵即以書法中堂一幅贈之，某區隊長並未重視，順手壓於玻璃板下，為關麟徵巡視營房時所見，當場訓該區隊長說：「我這個字，別人求都求不到，你怎麼不裱

起來呢？」說完後，大概想到該區隊長沒錢，隨手掏了幾百塊錢給他說：「去裱。」

聯合大演習時，關麟徵是總裁判官，每天騎着馬鴻逵送的那匹棗紅馬，另一士兵舉著一面綉有「關」字的大旗。棗紅馬全身油亮，無一根雜毛，馬身較長，有龍形，關麟徵身材魁梧，滿面紅光，兩腮微微下垂，目炯炯有神，聲音宏亮，靈活脫脫的關雲長再世；關麟徵亦以此自期翹。其一生行事，正大光明，具陝西人特有之直爽個性，忠於黨國，忠於領袖，與關雲長多類之。

軍校一脈相傳，都是施行德、日式的打罵教育，本期亦沿舊貫，隊職官可以對學生隨便打罵，沒有理講，有時是發洩其個人情緒，非常不人道。某次有一同學因細故，被劉姓區隊長用六公分直徑之板凳腿猛打，打至蜷縮在地，板凳腿為之斷裂。同學們成表氣憤不平，逕寫信報告關麟徵，學校翌日即宣佈，嚴格廢除打罵教育。三十六年末，關麟徵到校將及兩年，東北及華北戰場，情勢逆轉，關麟徵似已不耐，訓話時而批評某些將領，國際路線、裙帶關係，憤激之情溢於言表。一如良駒長嘶於槽櫪之間，獅虎悲嘯於柵籠之內，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，自古為憾，無怪於吳起殺妻，韓信投漢。後來，關麟徵離開軍校，出任陸軍總司令，戡亂局勢逆轉，無可作為。民國三十八年，關麟徵已辭陸軍總司令職，賦閒廣州，本期同學三千餘人往謁，關麟徵每人贈送港幣六百元；凡求介紹工作者，即寫一便條，鼓勵來臺請劉玉章（時任五十二軍軍長，駐新竹，係關麟徵舊部）安置。之後，關麟徵即隱居

香港，種菜維生。其間有所謂第三方面及中共百計引誘，終不爲所動。民國六十四年，先總統蔣公逝世，關麟徵來臺奔喪，宿劉玉章家，請謁者日程密擠，我與曹學長代表本期同學往晉謁，恰與二十期學長排在一起，關麟徵時已年逾七十，老態畢露，身軀微佝，在場同學均請擇日召集兩期同學訓話，關麟徵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國家已經到這步田地，還有什麼話好講呢！」

戰法戰術可議之處

檢討軍校教育，不無可議之處，首在將術科於軍官教育時間酌予減少，抽出部份時間，應研究帶兵方法。戰鬥教練方面，藍軍總是攻擊得手，「假設敵」紅軍敗陣而逃。無逆襲、無遭遇戰、無堅守、無追擊、無敗退、反敗爲勝等操練。對共軍之村落戰，以及地道戰、偷襲、進駐、封鎖與老百姓接觸之方法等均付闕如。除職官本身無實戰帶兵經驗，學生也就無從學起，畢業分發到部隊，一切都在試探、摸索着走一步算一步，學校成了一部機器，按規格製造出的下級幹部，在戰場上沒有熟練的靈性。可惜國家長時間培育出來的軍官都單純的優先犧牲，有的同學報到後，一個月的餉都還沒領就陣亡了。對共軍作戰已經打了兩年多了，學校教的還是對日軍的戰法，戰術教官說：「捕捉不到共軍主力，無法打殲滅戰，只是消耗。」但是沒有一個人肯深入研究，怎樣才能捕捉到共軍的主力，等共軍主力找到我們的時候，大家都一路跑到臺灣來了。近幾年，陸陸續續看到一些在臺灣的名將、名帥的回憶錄

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道理，好像千錯萬錯，錯在朕躬，連廖耀湘這種人也有人代他剖白，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

我們這一期因由各分校合併來的學生很多，程度參差，有的在部隊裏已當過營、連長，有的大學畢業、肄業，有的高中尚未畢業，正式高中畢業者約佔百分之七十，大學畢業後考入軍校者都不能熬過兩期入伍的苦日子。據知廬步雲同學於抗戰勝利後，到瀋陽去當了中學校長，姚凜回故鄉去競選了立法委員，凌孤靈去了美國，我本人在成都某女中教了一個月英文，被學校請回去關了一個禮拜禁閉，死拖活拖總算挨了過來。老譚住在女朋友家，專跑西康到成都的單幫，老陳和老李是上海人，一個去重慶與同鄉做生意，一個參加美軍航空隊當了翻譯。另有十幾個韓國同學，於三十五年初就分別回國，有一個於民國四十五、六年間，在北韓當了參謀總長。

我們這一期同學，共分五個梯次畢業，第一個梯次是南教場的步兵第一、二大隊，於民國三十六年夏末。第二個梯次是皇城與西校場以及西安督訓處，於三十六年冬天。第三四個梯次是裝、輜兩督訓處，第五個梯次是戰車隊、步兵第六大隊，約於三十七年六月前離校。前後畢業共七千三百餘人，隨政府來臺者約一千二百人。軍校校訓是「親愛精誠」，這一點各期同學倒大部份都能作到。黃埔在「黨、政、軍」各界自成一系，同學間互相拉抬，自然團結成一股顛撲不破的力量，在北伐、抗戰、剿共各階段，確也曾發揮過無比的威力，以血汗凝結成卓越的功勳，可以說有

黃埔才有中華民國，黃埔渙散，政府一定跟着式微。我們這一期生不逢時，運氣欠佳，畢業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大局變幻之下，隨軍撤臺均狼狽不堪，涸轍之魚，彼此相濡以沫。同學有困難，只要得知，即緊衣縮食，共伸援手。例如：某同學因案坐牢，即由何致中發起一次募捐，迨其出獄後，生活無着，發起二次募捐，渠自行當小工，賣茶葉蛋，何致中發起三次募捐，以供其作爲從事出版事業之資本，現竟積資千萬，與劉顯號稱本期同學中之兩大財神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萬長高鑑於團結同學之重要，特發起組織同學會，籌印通訊錄，以熊增寧、劉鴻籍、袁榮燾、劉壽森、曾有志、劉翼等爲發起人，萬大嫂爲最盡力之贊助人，當經呈報警備總司令部備案，並呈請校長蔣中正賜題通訊錄封面；第一次會餐，係由熊增寧交涉優待，假延平北路「蓬萊閣」酒家舉行，彼時蓬萊閣，乃至臺灣最大之餐廳，到會同學三百餘人，酒家爲之暴滿，據老聞言：「自日治迄今，得未曾有。」金門戰鬥英雄，「古寧頭」大捷指揮官之連長王文稷更專機飛來參加，全體同學熱烈歡迎、情緒高漲。自後同學會每年會餐一次，定期舉行。惟四十年來異動甚多，原發起人，有的出國，有的離開臺北，以致推動乏人。今年畢業四十週年紀念，萬至高學長又振雄風，聯合各學長，發起擴大會餐，希望仿照其他各期同學會之組織籌募基金，加強團結，以我在臺一千二百餘位同學，必能對社會、對國家民族，發揮應有之影響力，使反攻復國之老校長蔣公遺志得能早日實現。